



作为金融学院党委书记，葛仁霞同志勤勉敬业，开拓创新，关爱师生，廉洁自律，无私奉献，一心一意谋发展，深受广大师生的尊敬和喜爱。她曾获“中央财经大学德育先进工作者”、“中央财经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”等荣誉称号，她带领的金融学院党建和思政团队荣获“中央财经大学2016年度‘特殊贡献奖’”，金融学院党委2015年荣获“北京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”，2016年荣获“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”等荣誉称号。

做队伍的领航人

葛仁霞同志非常重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。她深刻的认识到，制度是开展工作的根本保障，她积极带领大家制定和完善了“三重一大”制度等党建、学生管理、教学科研、综合管理100余项规章制度，形成完善的内部治理体系；她通过二级理论中心组，组织理论学习、工作研讨，强调问题导向，学以致用，强化班子成员党政同责、一岗

以行动诠释“引路人”的责任与担当

——葛仁霞同志事迹

双责意识，增强班子成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；她重视与院长及班子成员的沟通交流，尤其注意与班子新成员的思想交流，耐心细致做好经验传授与工作指导。在她的带领下，学院领导班子团结奋进，为学院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提供了坚实保障；她针对学院年轻教师多、海归教师多的特点开展系列学习教育活动，解读全国政协工作会议精神，开展“如何做一名合格高校教师”的征文与座谈会，组织“如何做一名合格的硕士研究生导师”研讨会，引导教师以德立身、以德立学、以德施教；她强化党员队伍建设，借助新媒体，创新学习方式方法，推出“学习十八大”手机报、十八大动态新闻墙、“金院党员之家”订阅号、“两学一做”系列试题测试等线上学习活动，并亲自为师生党员上党课，举办“谈谈我们的价值观”、“解读两会和十八届全会精神”、“谈信仰”等系列党课，组织“弘扬井冈山精神”等专题培训，提升党员党性修养与师生的思想政治素养；她通过组织业务培训、经验传授、谈心等形式关爱指导行政教辅学工团队成长。

做教师的贴心人

葛仁霞同志工作不计个人得失，年终考核第一名从不优秀，从不拿第一等绩效，却对教职工给予大量无私的帮助，解决教职工的后顾之忧。如，她协助教职工解决孩子入学难题，为教职工父亲解决工作，为购房困难的青年教工垫付房款8万元，为购房过程中因贷款推迟房产出现纠纷的教职工妥善解决问题等。她通过组织召开各类座谈会、发放意见征询表、师生个别谈话、教代会提案等形式开展调查研究，及时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、化解矛盾。她经常说，教职工有困难找组织，要主动与教

职工谈心。所以教职工有什么问题都愿意和她交流，有什么困惑都愿意和她交流，同事们亲切地称她为“知心姐姐”。

她第一个提出在学院设立教代会。教代会设立十余年来，充分听取教职工意见和建议，积极推动学院的民主化进程；她充分发挥分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，在她的带领下，学院逐步健全激励、关怀、帮扶机制；她关心青年教师，注重发挥老教师党员的传帮带作用，指导助推青年教师成长；她倡导成立合唱团、排球队等五支队伍，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，增强教职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，她带领合唱团荣获“教师节联欢会一等奖”、“红五月歌咏比赛最佳表现奖”等；她克服腿伤，带领排球队晋升甲级队并挺进四强。

她重视统战工作，作为北京市高校宗教知识教育专家库成员，她用心、用人格魅力与党外人士交朋友，支持党外代表人士参政议政。如全国政协委员贺强教授为“两会”提交“股票发行注册制”等10余项重要提案，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。

做学生的引路人

葛仁霞同志关爱学生的成长，努力做学生锤炼品格、创新思维、奉献祖国的引路人。每年在新生入学教育、学生毕业前夕、二级党校教育培训中，她激励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，努力做时代先锋。

经过多年的学生工作实践探索，她与团队逐渐形成了“安全健康——人文素养与科学精神——专业素养”金字塔型的人才培养理念。她认为安全无小事，督导学工团队适时开展安全教育、心理排查、思想状况调查分析、座谈会，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与心理动态，注重调动团队的积极性，解决问

题矛盾，妥善化解10余次危机。针对“有心理问题、经济困难、学业、就业困难学生”、“少数民族学生”、“双培生”等特殊群体，她倾注更多的心血，给予更多的关注与关爱。她经常以个人的名义，为突发事件、生病住院的学生捐款，献上爱心。她发起设立“融金弘德”爱心基金，被评为“校级优秀项目”，为10余名家庭遭遇变故的学子提供30余万元资助。如为在短短两个月内相继失去父母的陈同学提供18万余元的资助，解决陈同学及其弟弟的生活困难，该生保送至浙江大学攻读金融学博士。她作为分管就业的领导，除了给予学生耐心指导之外，还充分利用校友资源积极为近百名就业困难同学推荐工作岗位。

她倡导实施“细节工程”、“斯文·卓越大讲堂”，提升学生的公民素养和人文素养。她完善毕业班党支部两校区的“接力·面对面”等立体化的学生党员朋辈教育服务体系，着力推进学生党员先锋工程。她推动建立本科“卓越人才培养系列项目”等教工党员骨干支持、指导学生成长的长效机制，实施五年的卓越学术人才培养项目，先后有200多名本科生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，90%以上参加卓越学术人才培养项目的学生进入国内外名校继续深造，20余名学生在《经济研究》等高水平台期发表学术论文。她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，指导的“继往开来”实践团队荣获“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”荣誉称号。

葛仁霞同志自留校以来，32年如一日，踏踏实实，兢兢业业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位优秀教育工作者的担当，她不忘初心，是教职工中的模范，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，教职工心目中的好领导！

(金融学院)

我与老树

教师节到了，学生让我写点东西，昨与树勇共进午餐，他竟不要酒吃，说是从医院跑出来，医嘱不许饮酒，这样妨碍体检。席间谈及健康与养生，忽然觉得我们都老了，是“老教师”了，我就想，写篇我们的事吧，也算给我们这类的老教师作个纪念。

三十余年前，他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分到中央财经大学（那时叫“中央财经学院”）的汉语教研室，我们就成了同事，我是先于他两年从北师大中文系分过来的。叙年龄他比我小三岁，论地望，皆青齐间人，他的“刘”，我的“王”，古时都曾“望族”过，但那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我们就是同属于潍坊的老乡，他世居临朐县，我祖籍寿光县，相距不过几十里，且一见如故，渐成莫逆，兄弟事之。所以，我们的关系，三十余年就是同事加兄弟的关系，舍此无他。

树勇给我最初的印象及其日后在我心中的分量至今没有改变，简而言之，他是个天才，他是条汉子；他是我的亲人，他是我的骄傲。

两个人相谈数语，即如一种住世的契合，相互之间“懂”，相互之间“容”，这关系没有不久远的。再加上他给我看他的诗，他的白话诗写得真是好，是那种便一诵读连文字也都涌进血液里的感动。他的诗不是唯美那类的，是比唯美还要高出来的“真诚”。旧读夫子有云“修辞立其诚”，于树勇诗中我真正体味到了“诚”真是一种高尚的情感、伟大的力量。

他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，年轻时艺中之事几乎无般不为，他评电影，论摄影，这还算站在外面说文艺。他大多是直在艺中，烧陶、雕塑、写小说、画油画，还设计服装，装帧书籍，有一阵疯狂地拍照片，有一阵疯狂地刻版画，我看他那样子很难说是在艺术创作，就像是大碗吃酒肉，大秤分金银的梁山好汉，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痛快，但是出来的东西就是让人震撼，虽粗头乱服不掩国色！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有一种气象在，

是登泰山而小天下的那种感觉。

我们都在做教师，教中文。一开始我们这类财经院校没什么中文课，也就是教教写作，还是应用类的写作，什么通知、通报、请示、报告怎么写，计划、总结怎么写。其实我们也不会写，读了四年中文系，从来没学过怎么写应用文，倒是学过一些古人的实用类文章如《谏逐客书》、《论贵粟疏》、《让县自明本志令》等等，但那也是当文学作品学的。所以我们实在不愿意教那些都说实用但很枯燥的东西，可是教学计划规定好了，你也不能不去做。有时为了扬长避短，就在课堂上也稍稍“出轨”一下，讲讲《长恨歌》呀、《大江东去》词呀、东西方艺术啊什么的，有时讲应用文举例说明的时候插进去点文史故事，学生们还挺欢迎，就让多讲，多讲又没时间，所以就向学校申请开文学讲座。讲座大多是在晚上，在一个最大的教室，人山人海的，看着同学们对文学艺术报以那么大的热情，把我们都感动得讲起来就欲罢不能。

于是我们在学生那里就有了些名气，当时连我和树勇加上另外的两位青年男老师，一名孟留喜（人大中文系78级）、一名苗福生（山东大学中文系80级），我戏称为汉语教研室的“四条汉子”，后来学生们不知怎么就改称为“四大才子”了，我其实不太喜欢“才子”俩字儿，觉得有点儿腻而娘，我喜欢“汉子”俩字儿，霸气而通脱。记得后来和树勇闲聊魏晋文学，他也喜欢曹操的通脱，我问何谓“通脱”，他说：就是他妈不装孙子！一语虽粗而如快矢中的。树勇常有这类惊人语，所以惊人，因为准确。我太佩服他的言语之准确了，准确则有撼人之力。上大学时，启功先生就同我们说，书法的力量来于准确，写字不能使蛮劲儿。树勇的言语文章是有冲击力的，这来于他用语的准确，这准确又来自于他的智慧，那力量就无穷。

学生喜欢听他的课，是因为听他讲时如滚滚热浪排山而来，让你听得热血沸腾。研究生愿意让他带，但他绝不会奸媚皆收，他收到门下的真是倾尽心力，带一个成一个，他带的研究生数量比我少多了，但是质量我没有办法望其项背。

其实我和树勇有许多不同，他较我喜动，我较他喜静；他较我疾，我较他缓。我做事儿像煲汤，讲慢炖以入味；他做事像炒菜，能颠翻出火焰。我做事儿不管喜欢不喜欢，还能做到按部就班，准时交工；他做事不管多喜欢（不喜欢的绝不做），是快起来让你想不到，慢起来也让你想不到。但不管快慢，那活儿完成了交到你手里，就是绝

对的完美。为了这个“慢”，他也没少得罪人，但没得罪我，我是知道早晚交给我时我会绝对满意的，因为他绝不会糊弄我。就是他无限期地完不成，我也只认为他是不愿意把他还没满意的东西胡乱交给我塞责。

他现在因为他的“老树画画”名满天下了，这是他的厚积薄发，这才哪到哪啊，这不过是他的冰山一角，他会不断地让人惊羨，套用苏轼一段话，树勇之文、之诗、之画及其“思”，“如万斛泉源，不择地皆可出，在平地，滔滔汨汨，虽一日千里无难，及其与山石曲折，随物赋形，而不可知也。所可知者，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不可不止，如是而已矣！其他，虽吾亦不能知也”！

他的“老树画画”，画好玩，诗更好玩。但绝不只是好玩，反正我在抽着烟读他的画时，我是鼻子里冒着烟，眼睛里流着泪。谓余何以如是？我是在他的玩笑背后读出了他内心的大悲凉。在他那里，我看到了元散曲和黑色幽默文学。我所说的“他内心的大悲凉”，不是说他自苦，是说他诗画里的那种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无奈，是一种大慈悲心对人之为人终极的谛视与关怀。他把花画得那么绚烂，一颗萝卜一棵白菜都画得那么有温情，一条鱼一只猫都画得那么洒脱。他那么钟情于民国，其实我们知道的民国就是一概念，树勇做过《民国大博览》，民国的文献、图片他门儿清，这又怎么了？民国在他那里也还是一种遥想，和那花的绚烂、菜的温情与猫的洒脱是一样的，一样的什么呢？一样的文化的缺失，一样的遥不可及。他有一张大鱼咬着朵小花的画，配诗云：“有时心情大好，原因也不知道。反正就是高兴，见谁对谁傻笑。”看了以后我觉得他太痛苦了，他的文化理想其实并不难实现但却就是不能实现，只能装傻麻醉自己，让眼前天下都美好起来。可别人只看到了那花、那菜、那鱼、那猫、那穿着长衫带着礼帽的小人儿之好玩，可怎么就不去看他的小人儿几乎个个没有眉眼，他是图省事儿还是画不好？都不是！画出来眉眼就能见其所欲见，不见其所不欲见么？

别人的画，大多是不错的“画”，树勇的画是他的心、他的情怀、他的梦想，有着对纷纭世事的思辨，有一种与万物为一体的终极体贴，这在别人那里极少见到，无论古今！倒是西方艺术家那里你可以时时看到艺中之哲思。刚毕业那些年，我和他都没什么课，不像现在驴一样地被使唤着没有一丝闲。我们就大量地读了些西方译著，他读书特别快，效率也特别高，那时我们一聊就是坐语移日，饿了就随便在家里弄点吃的，也有些许的酒，吃完接着聊。西方的电影史、书籍史、传播史、艺术史他对其中的人物事件如数家珍。记得那时



我在读胡塞尔的《现象学》，有很多的东西理不清楚，他和我一说，没几句话就把我整明白了。

后来我们联手撮起一个“中文系”，又把它整成了一个学院，我是正头儿，他是副头儿，他说他是“县太副爷”。可没过多久他就不想干了，那原因和陶渊明差不多，跟嵇康也差不多，就是手脚一点点地被捆起来不得动弹，他受不了；我还能忍，他忍不了。虽然退出，可我逢事还是与他商量，因为他看事情准，因为他无私。

他对我好，好得没商量，但绝不失原则，我有时忘乎所以，他绝对泼冷水；有时也想任性而为，他绝对正色阻拦。所以我把他视为亲人，不只是朋友，更不只是同事。1992年先母病逝，当时很多人在，我强忍着没哭出来。树勇在外匆匆赶来，我抓着他的手痛哭大叫“我不孝啊”！我无兄弟，唯于他前，我才毫无顾忌把那丧戚之痛施发出来。2008年秋，我偶感风寒，酿成脑干炎，仓皇入院，即报病危。恍惚间侍于榻侧的学生问我想见谁？迷迷糊糊地我只说“刘老师在哪？”等我再醒来，树勇在床边双手抓着我的腿，我看到他时转头就失声痛哭，只觉得他的手在我的腿上抖，我们几乎没说一句话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接到学生电话时刚在广州的机场落地，接着他就返回来了。

现在我们都年近花甲了，有时说到生死的事，他说他愿意嘎嘣一下死了完了；我说我倒愿意死前见见该见的人，他就说我不像你那么磨叽！他说他现在就想有个小院子，种种菜、画画画儿，其乐无穷。一日，他到我在昌平的小院儿吃酒，画了很多院子里长的石榴、柿子、南瓜、葫芦之类，画上题满顺口就来的诗，后来饮至大醉，大呼葛天之民就睡在那里。

现在大学里像他这样的老师真是不多了，有才情，有体贴，有智慧，有气象，有学问，有胆识，现在有这样人的生态么？现在皆“局趣效辕下驹”，没有血性，没有风骨，天地君亲师的师道不存，我们怎么对得起学生，怎么对得起未来？

师者所以传道、授业、解惑者也，而“道”之不存，“业”也无限无魂，自己还一大堆“惑”呢，给学生怎么解？现在过教师节，这是国家和学生们给我们的殊荣，可每到这时节，就总有一种面对天下的不忍与惭愧。树勇常和我说，现在哪有“天下”？是啊，这天下情怀上哪儿去了呢？

(文化与传媒学院 王强教授)

